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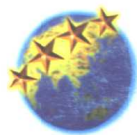
★
★
★
★
★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

曹 禺

1910-1996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中外名人传记丛书

曹 禺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禺/彭耀春著. - 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1999. 4

(中外名人传记丛书;8/李荣德主编)

ISBN 7-5399-1317-7

I. 曹… II. 彭… III. 曹禺(1910~1996) - 生平事迹
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5805 号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曹 禺 |
| 作 者 | 彭耀春 |
| 责 编 | 于奎潮 |
| 校 对 | 蓝 潮 |
| 监 制 | 胡小河 |
| 出版发行 | 江苏文艺出版社 |
| 印 刷 | 江苏新华印刷厂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书店 |
| 开 本 | 850×1168 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5.75 |
| 插 页 | 2 |
| 字 数 | 10 万 |
| 版 次 | 1999 年 5 月 10 日第 1 版 |
| 印 数 | 1-8300 册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7-5399-1317-7/I·1225 |
| 定 价 | 6.80 元 |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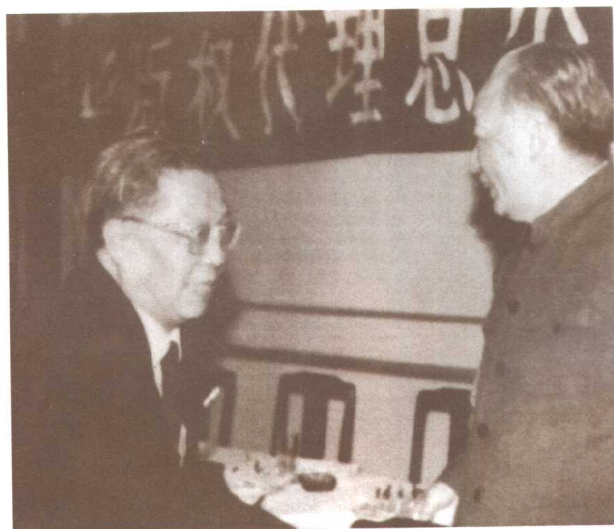
1951年，曹禺（右二）率文工团开赴治淮工地。



曹禺在独自静思。



曹禺在工作。



曹禺先生参加版权法实施及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成立大会。

目 录

- 1 寡人之子
- 4 童年的孤独和启蒙
- 13 戏原来是这样一個美妙迷人的东西
- 18 走进南开中学
- 37 从事戏剧创作的起跑点
- 47 “中国的头脑在这里”
- 64 “我要的是太阳”
- 77 执教剧校
- 87 从长沙到重庆

- 97 难忘的江安
112 滚滚长江水
122 讲学美国
131 向着明朗的天
134 为新中国写下三部戏剧
150 永远的院长
- 163 附：曹禺生平大事年表
173 后记

窈人之子

曹禹出生在天津,而他的祖籍是在湖北潜江。

东晋末年陶渊明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《桃花源记》,记述一渔人不期然进入一个环境优美、生活安宁的世外桃源。桃源人的先世“避秦时乱,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”,在“与外人间隔”的状态中繁衍生息,怡然自乐——这其实表现了文学家的一种淳朴安乐的社会理想。

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,因避乱而举家迁徙的事经常发生。明朝万历年间,江西省南昌府九龙街石门限万庄,有个叫万邦的武官,因为当时天下扰攘不安,便宦游到今天湖北省潜江县的地方定居下来。潜江县地处湖北中部偏南,汉江南岸。当时汉江平原中部湖港交错,盛产水稻、棉花、小麦、油菜籽等农产品以及半夏等药材。到20世纪,一个叫万家宝(笔名曹禹)的万氏后代使万氏在潜江的支脉受到人们的重视。

万家宝的父亲万德尊自幼天资聪颖,有“神童”之誉。一代又一代发奋而不得发迹的家族命运,使万德尊从小就体验了穷苦人家的艰难和屈辱。他年少时就下决心,要凭苦读进入仕途,以振兴家业、光宗耀祖。他十五岁考中秀才,稍后便离开家乡到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。书院每月发四两银子的津贴,他省出一半寄给父亲,接济家用。他常常说他是“窆人之子”(“窆人”是湖北潜江土话,即穷人),后来,他也经常认真而严肃地对他的儿子说:“家宝,你不能忘记,你可是个‘窆人之子’啊!”

清朝末年,伴随着“洋务运动”的兴起,留学外国之风也开始兴盛。光绪十年(公元1904年)元月,万德尊以清国官费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,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。毕业后,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,这是日本的一所很有些名气的陆军学校,和万德尊一起在这里就读的中国同学有后来成为军阀的阎锡山。

万德尊于1909年初学成回国。他回国后便被委以军职,任天津直隶卫队的一个标统,按照现在的级别,这个职务相当于团长。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,1912年,万德尊成为中华民国的武将,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,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镇守使。黎元洪当大总统时,他做了黎元洪的秘书,但好景不长,随着黎元洪下野,他也只好弃官避居天津。那时他才四十岁,但从此一蹶不振,在天津当起了寓公。他喜欢舞文弄墨,像一个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,整日和几个朋友饮酒赋诗,并把平时写的诗文对联汇集成一本叫《杂货铺》的册子。除了饮酒赋诗,他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烟灯下,在吞吐烟雾中麻醉着自己。

万德尊的原配夫人是同乡燕氏，生有一男一女。燕氏早逝，万德尊又在湖北娶商人薛氏女为妻。1910年9月24日，薛夫人生下一男婴。满心欢喜的老祖父为这刚出世的孙子取名“家宝”，意即万家之宝，象征大吉大利大富大贵，又为他定了个“小石”的字，还请阴阳先生给起了小名“添甲”，甲者，即天下之第一，添甲，是取其独占鳌头、前程似锦之意。

童年的孤独和启蒙

万家人正沉浸在欢乐之中，不料，薛夫人产后却高烧不退，第三天就不治而亡。她得的是产褥热，今天看来是不难治愈的，而在那时却是一大难症。万德尊与薛夫人结婚不久，感情甚笃，妻子的突然亡故，使他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。出于对妻子的深情，他对小家宝格外疼爱，从小，他就喜欢这个孩子，直到曹禺长大成人，他仍然对曹禺怀有很深很深的父爱。

家宝的母亲死后，万德尊从武昌接来小姨子帮忙。家宝的小姨叫薛咏南，同家宝的生母是孪生姐妹，长相也酷似。不久，万德尊便同薛咏南结婚。继母对家宝十分关爱，她一生没有生过孩子，对姐姐的孩子视同己出。虽然家里有保姆，但她坚持亲自料理家宝的饮食起居。

家宝出生后没有奶吃，万家便找了一个奶妈刘氏为家宝喂奶。有一次刘氏与家宝的继母发生争吵，便怀恨在心。

一天，她把家宝叫到跟前，悄悄对他说：“添甲，你知道你的亲妈妈吗？这个妈妈不是你的亲妈，你的亲妈生你三天便得病死去了。”那时，曹禺才五六岁。对一般的孩子来说，这也许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影响，但曹禺是个早熟的孩子，他生性聪慧，又是情感型的，这消息对他便犹如晴天霹雳，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，在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终身痛苦的种子。从此，他感到特别的孤独，一种失去生母的孤独和悲伤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失去生母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不仅没有消褪，反而成为苦闷的酵素，滋生着，蔓延着。每当他跟别人谈起他出生三天便失去亲生母亲，便有说不出的难过。他常说：“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，心里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。”直到晚年，一提到生母，他仍然无限怀念和伤痛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从小就喜欢独处，一个人躲在书房里，或跑到一个幽静的地方。他跟父亲到宣化时，便经常跑到镇守使衙门的后山上，守着一棵高大的“神树”，守望着它的神秘的恐怖；或者跑到城垛上，在黄昏的宁静中聆听从远方传来的军号声，心中也随之荡漾起一阵阵的悲哀和孤寂。

家宝越长越聪明，胖乎乎的小脸上，一对明亮的眼睛格外精神。家宝四五岁时，大姐万家瑛、大哥万家修从湖北潜江老家来了，他家在天津所住的西式小楼顿时热闹起来。大姐家瑛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，常常领着家宝玩耍，把继母买来的水果留起来给他吃。她还教家宝识字，第一次教的是“人”、“手”、“足”、“刀”、“尺”几个字，家宝很快就记住了。姐姐认真教，家宝用心学，姐姐越来越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弟弟，而家宝也深深感受到姐姐对他的爱。

万德尊更是把家宝视为掌上明珠，一到家宝要睡觉的

时候,他就背着家宝,嘴里哼着催眠的小调,在房间里来回踱着。带家宝去澡堂洗澡,也是万德尊十分乐意做的事,他总是把儿子带到最讲究的澡堂,给儿子身上抹上肥皂,轻轻地搓洗,洗过澡,为儿子穿好衣服,再愉快地背着儿子回家。

家宝六岁时,万德尊便考虑让儿子读书。他不放心让儿子到学校里上学,也不愿他进私塾,于是请来自己的外甥刘其珂做家庭教师。刘其珂有旧学根基,又是近亲,让他教家宝,万德尊觉得放心。家宝从此念书学诗,依然是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学起,写的是“上大人,孔乙己”,背的是“赵钱孙李,吴周郑王”。家宝聪颖内秀,这些“诗曰子云”的书他接受得很快。1916年,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大总统,双十节那天开放中南海,邀请文武官员及各界人士前来游览。那天七岁的家宝随父亲一起去了,他们正在观赏花卉,黎元洪走过来,看见了家宝,便一时兴起,指着园里养着的一只海豹对家宝说:“我要拿它考考你,你会对对联吗?我这上联就是‘海豹’,你对下联吧。”家宝思忖片刻,便对道:“水獭。”黎元洪连声称赞:“对得好!对得妙!”直夸家宝天资聪颖。说着就把怀中的一块金表取出来赠家宝。在场的幕僚宾客也都纷纷向万德尊祝贺。万德尊本来就喜欢家宝,这次家宝在总统面前为他争光露脸,就更使他对家宝另眼看待了。

家宝是一个爱凝思默想的孩子。平时,他喜欢跑到二楼的小平台上,去听海河那边教堂传来的钟声,在悠扬的钟声中伫立凝思。每天念完书,他就和小朋友跑出去玩耍,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老龙头火车站。家宝常常和一位叫王傻子的小朋友一起来到铁路边,眼看着喷吐着浓烟的火车从面

前风驰电掣般奔驰而过，很快消逝在远方，他的目光就沿着那向前延伸的闪光的铁轨，向远方的地平线眺望，朦朦胧胧地感到远方有一种神秘的诱惑，而由此陷入一种莫名的憧憬之中，直到同伴喊他，他才会从这境界中醒过来。

家宝八岁时，一位颇有才气的名士方先生也曾应万德尊的邀请为家宝教学。方先生格外欣赏家宝的聪颖天资，便把他自己写的《项羽论》拿来教家宝。他念起自己的文章铿锵铿锵，讲得津津有味。有一次他在万德尊面前夸奖家宝，信口便念出一首诗来：

年少才气不可当，双目炯炯使人狂。

相逢每欲加诸膝，默祝他年姓字香。

在这样的家塾教育中，家宝陆续读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，甚至还有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和难懂的《易经》。

万德尊经常把家宝叫到身边，让他背诵诗文，背下来万德尊就很高兴，夸奖一番。家宝是经常受到父亲的夸奖的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当父亲和继母抽足了鸦片烟，过够了烟瘾时，闲情逸致油然而生，便把家宝叫到床前，听他们兴致勃勃地背诵古诗词，然后让家宝跟着学。继母爱看《红楼梦》，她常操着湖北口音诵起林黛玉的《葬花词》：“……依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依知是谁？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”家宝那时还听不懂词意，但他从继母的朗诵语调中能感受到其中的悲凉伤感。随着父母的领读，他也能够背诵了，那《葬花词》的悲凉

渐渐渗进他的情感中。

万德尊并非总是好性情。一天家宝看见父亲回来，便高兴地喊着：“阿爹！阿爹！”可这天父亲却没有笑脸相迎，大概是在外面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。万德尊把家宝叫到面前又要他背书。望着父亲充满怒气的脸，家宝吓得一句也背不出来，正在惊恐中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就挨了父亲一巴掌。这家宝记得的唯一一次挨父亲的巴掌，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，后来他回忆说：“父亲这个人真是让我们非常不理解他。他这一巴掌，常使我联想起《朝花夕拾》中鲁迅写《父亲的病》中那种扼杀儿童心灵的情景。”

就在这样的死记硬背中，家宝的眼界开阔了，他知道了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古文观止》里的“鸿门宴”、“窃符救赵”等。同时，他也从史著文章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，比如《论语》中所说的“为官，不仁矣；为仁，不富矣”，即当官的人不仁义，而仁义的人却不富；《孟子》中讲的“贫贱不能移”，即穷人要有志气；还有孔夫子称赞他的弟子颜回虽然贫苦却不改其志、不改其乐；还有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等，家宝一次次读着表述这类思想的话语，也在一些旧小说或其它书里读到蕴含了这种思想的故事，这一切，对他世界观、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家宝渐渐能自己看书了。他那并不保守的父亲和继母也允许他看一些闲书。家里有不少藏书，家宝经常到一间存放旧书的屋里翻阅，他在那间屋里看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镜花缘》、《西游记》，也看了《红楼梦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官场现形记》。从这些小说中，他知道了在他家小楼外还有那么多令人悲伤或令人神往的故

事。看《水浒传》，他喜欢花和尚鲁智深、黑旋风李逵和行者武松，因为他们疾恶如仇、爱打抱不平，个个都是硬朗朗的铁汉子；读《红楼梦》，他并不羡慕那些有钱有势的人，尤其憎恶贾琏之流，他觉得倪二讲义气，焦大骂得痛快，他也同情晴雯，甚至为那些侍女的不幸暗暗流过眼泪；在翻阅了清末的谴责小说之后，他又产生了要和旧势力拼杀的念头。

家宝也读到外国小说，主要是当时颇为风行的林纾翻译的“说部”丛书，像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、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、《迦茵小传》等，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都德的短篇小说《最后一课》。在这篇作品中，作者用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小弗朗茨基上学和上课的情景，侵略者的文化专制激发起小镇人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使得最后一堂法语课变得庄重和严肃起来，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里，一向穿着随意的哈迈尔先生特意换上整齐的西装，同学们过去总觉得语法乏味，此时却觉得格外亲切。最后，激动得脸色惨白的哈迈尔先生用尽全部气力在黑板上写出“法兰西万岁”几个字……这些生动的描绘强烈地震撼了家宝的心灵。

家宝还时常阅读新潮杂志。他父亲订阅了《东方杂志》以消愁解闷，而家宝则从中看到了许多新的事物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书看多了，开阔眼界，增长见识，觉得世界大起来，不仅有黑暗，也有光明。”家宝也喜欢叶圣陶主编的《少年》杂志，八九岁时他就成为《少年》的忠实读者。《少年》的内容丰富多彩，童话故事、科学小品、散文随笔都有。这种新的少年读物激发了他的种种幻想。

家宝的性格是内向的，他的气质又有点罗曼蒂克。他以读书躲避外界的干扰，用书房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暂时割断与

家庭沉闷空气的联系。他从读书中得到了许多乐趣。他时常躲进自己的房间,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,边读书边遐想。一旦沉浸在书中所描绘的境界,他就忘却了孤独,忘却了寂寞。他曾从周树人周作人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里得到启示。有一次读《鲁滨逊漂流记》,读得入了迷,以致浮想联翩,幻想到海上去冒险。为此,他想发明制造一艘快船,一开动机器便能风驰电掣地驶向远方,经过苦思冥想,他真的设计了一张蓝图,小心翼翼地藏在继母送给他的瓷娃娃肚里。读书,增加了他的知识,启发了他的思想,也激发了他的想象,使他对美的事物充满了憧憬。

1917年,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一直处于动荡之中。从黎元洪与段祺瑞的“府院之争”,到张勋复辟,上演着一幕幕沸沸扬扬的丑剧。黎元洪被迫下野,万德尊也不得不回到天津。这次回来,正好赶上华北水灾,外县灾民逃难涌进天津,城里到处可见衣衫褴褛、面带菜色的饥民。家宝曾看到这样一副情景:一个瘦弱的男人挑着筐子,一头是嗷嗷待哺的婴儿,一头是锅碗盆勺、破衣烂被,女人拉着能走路的孩子跟在后面。夜晚,那一声声叫卖孩子的声音和孩子凄厉的哭声,更牵动着家宝的心。

就在大灾荒的日子里,一个姓段的中年妇女来到万家做佣人,人都叫她段妈。段妈还不到四十岁,头发已有些脱落了,她个子不高,嘴有点豁,在她那皱纹深陷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笑容。她总是默默无声地做着事,就像鲁迅小说《祝福》中的祥林嫂。她是位受苦深重、遭遇悲惨的农村妇女,她的父亲、母亲是饿死的,她的丈夫是个老实的庄稼人,一